

「奔向2005年」——迎接淡江第四波系列對談（三）

專題報導

編者按：「奔向二〇〇五年」第三場對談，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，邀請東華大學校長黃文樞與本校教育學院院長陳伯璋，共同探討「大學與市場問題」，本刊特刊載這次對談內容以饗讀者，同時由蝙蝠廣播電台全場錄音並收錄於該電台網站（<http://spcedu.tkblind.tku.edu.tw/>）。

主辦：淡江時報社

主持人：行政副校長高柏園

對談人：陳伯璋（前花蓮師範學院院長 現任本校教育學院院長）

黃文樞（東華大學校長 本校化學系校友）

時間：十一月二十二日（週一）上午10:00~12:00

地點：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

引言（主持人高柏園）：二十一世紀之後，整個教育不再受到政府、教會控制，與整個市場機制的關係愈來愈密切，面對這個挑戰，我們到底要維持教育的尊嚴？還是參與市場的競爭？基本上形成兩股拉鋸的勢力，如何獲得平衡？

●大學核心價值在那裡？

陳伯璋（以下簡稱陳）：高等教育已進入一個新的世代，我引用張創辦人的分析：在西方大學的發展來看，早期其實類似公會的組織，是一群愛好知識與真理追求的老師

學生組成的學習社群，而這群無寸鐵、無經費來源的一群，如何能延續到今天，成為歷史最久、影響最大的社群？可理解大學在人類的發展中，確實是時代的先鋒，尤其表現時代的使命。發展過程中，大學的勢力一直都與外面的勢力在拉扯，早期受宗教的影響非常大，十七、十八世紀受國家政治的因素影響，宗教力量退居幕後，二十世紀六〇年代至今，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可看出，大學如何在外在不同勢力的發展下能保有核心價值？所謂學術自由、大學自主不應有所動搖。但大學要接受市場機伶（market smart）的考驗、又要把歷史傳承下來，且能存活發展得很好不容易。

黃文樞（以下簡稱黃）：市場機制所牽引的大學核心價值何在？追求卓越？但卓越是什麼？高科技發展、突破才叫卓越？其實必須重新定位與思考。老師在大學中做好最基本的教學與研究，善盡本份，追求止於至善就是一種卓越。

固然，因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，面對國際化的挑戰，必須有重新的思維，大學不再等同於十八世紀的考量，納稅人要問，大學能為社會造就什麼？所以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要隨著社會變化而調整。其中有幾個部份要堅守的：校園民主、學術自由、追求卓越，並與社會、社區結合，因應市場需求，作功能性調整，讓大學更活絡，也因為這方面的調整與活絡，來支應大學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，不虞匱乏，這是大學要重新定位、思考的基本架構。

●市場化迫使大學改變

陳：市場化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有四：

一、經費大幅刪減，迫使大學尋求經費來源，從市場、企業、慈善單位獲得補充。二、學費受到影響。來自政府公部門的經費減少，必須提高學費，去年加州大學提高30%，英國提高了近兩倍，大學生沒有辦法在這一波經濟挑戰下支付高額學費，這對

於來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世代挑戰非常大。三、關於管理部份，市場化的影響如何走向效率？如何以企業化管理，落實大學資源的有效利用，也在改變。四、人事部份，長期聘任制在市場機制中，比率將愈來愈低，對教師影響深遠，在市場化中，不得不作此調適。

黃：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中，公私立大學好像是很鮮明的兩個群體，公立大學以前由政府編列預算，依預算辦事，品質、效率都有待商榷，目前須自籌50%的經費，這樣的轉折是非常好的鞭策。而私大在發展上，有長足的進步，因為效率比較高。

但國內高等教育在七十五年之後大鬆綁，從「菁英式」的教育進入到「大眾式」，到「普及化」，嚴重的稀釋了既有高等教育經費。從亞洲來看，香港和台灣的高等教育經費都在四百至五百億左右，但香港只支應八所大學，台灣有一百多所，可看出台灣高教經費的拮据。而高等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，是未來國家發展最大的隱憂，有錢不一定做得好事情，但沒錢絕對做不好事。

●評鑑是必走的路

高柏園（以下簡稱高）：台大在亞洲大學排名十七，前面有東京大學、北京大學，香港也有兩所：香港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，此外，新加坡也有兩所，還有印度大學、馬大……等，以我們對台大的了解，應該可以更好。

陳：市場機制要求提供大學完全透明的訊息，給所有關心教育的社會人士、家長及學生，去年教育部公布SCI、EI、SSCI的論文篇數，天下雜誌、大陸交大也都有作大學排行榜，市場化機制衝擊大學可說是相當大。

到底在大學春秋戰國時代如何追求卓越？應該成為研究型？世界性大學？還是多層次、多樣態的方式？為什麼那麼多人對教育部卓越計畫有那麼多意見？要有新思維。從學校到社會層面對品質、卓越的要求，有不同的意涵，如何拔尖保底，也產生調整機制。

大學不可能只作一個改進的內在評鑑，評鑑結果的解釋和運用，是社會非常關心的，聲譽、排行種種問題考驗大學，沒有一個大學希望被排在後面。那麼誰來評鑑？用什麼指標？今年教育部正式委任台灣評鑑協會，在三到六月之間，到各大學訪評，進行綜合校務及學門的兩方面評鑑，每一個評鑑都有許多指標，也有爭議性。如：系所歸屬，社會學門非常龐雜，從軍事政治外交教育管理商學，用齊一標準來衡量有問題。但任何一個評鑑都有先天上的限制，這次是個開始，慢慢改進，可建立指標、工具、程序，提供未來持續追蹤考核的基礎。我們支持評鑑，但也戒慎恐懼，如何把問題合理解決？如SSCI該不該是評斷學術的唯一指標？在國外爭議滿大的，國內引用也要小心。

黃：政府能不管就不要管，好好建立國內的認證制度、系所、學程、課程綱要，使其有比較完整一致的結構，放手讓大學重新思考定位，發展自己的特色，由獨立的評鑑機制來做好評鑑。

國內的評鑑機制沒有建立起來，是國內高等教育的悲哀，如果二十多年來多用點心，我相信早就建立起來。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提出：其一，國內市場太小，中間總是會引發疑義，到底有沒有球員兼裁判的情形？評鑑準則合不合理等等，不過，我們還是要走下去，還是要試，總得慢慢建立起來。利用大學評鑑，可以引導大學發展，如果把卓越定位在真正的學術領域發展上，至少要讓每個大學知道自己的優點與劣勢在那裡，評鑑中的自我評量、外部審視都可作為學校檢討工具，更深一層檢討自己的優劣，才能各展所長。

●招生策略

陳：大學生的身分、性質是否應隨社會變遷、終身學習的概念而改變？所謂大學生，是18~24歲之間？或者是已離開學校投身職場的人士？抑或包括像我這樣準備退休的人？這三類是否都是我們招生的對象？

從克拉克柯爾（Clark Kerr）的理論來看，招生市場從market I 到market III 都是對象。台灣少子化，各大學都卯足勁招生，南部有大學的學生人數超過萬人，其中market II 到market III 就超過八千人，從傳統角度來看，似乎像個補習班，但未來學校、補習班之間，是否會如傳統一般區隔那麼清楚？我們的招生是否仍只侷限在就讀本校人數最多的前四十所高中而已？

大學生的結構，國立與私立大學有差異，根據台大駱明慶教授的調查，台大的學生多來自中高階層，尤其北部特別多，顯現城鄉落差。所以獎學金制度在私校，還有存在的必要。

高：哈佛調查學生來源，以往18%來自較低階的家庭，後來只有4%，現在慢慢提昇也只有14%。獎助學金不夠，不只是大學資源失衡，而且是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嚴重失衡。

●大學教授需要再教育

黃：大學教授幾千年來保有士大夫的觀念，堅持己見，也不像中小學老師，有嚴謹的師資養成教育，在專業上說精很精，卻一點都不廣，以狹隘的思考方式，只專注在自

己的研究，對其他事漠不關心，在很多教育改革的過程，大學教授是應該再教育的對象。如果大學教授無法接受再教育，要談大學改革其實可能只侷限在非常狹隘的研究表現上，這是我憂心的部份。

教育只能evolution不能是revolution，教育改革要因勢漸進，老師、家長、學生的心態，必須以平和心態，慢慢轉變，如果各方面無法配合，談教改只是緣木求魚。

陳：大學教授再教育不應以上課方式，應以潛在課程為之，以團隊進行社會服務，就是一種再教育。利用teamwork的方式，給他們帶來品質不錯的學習與能力再充實，學校也可考慮給予團隊相當比例的獎勵，在集體部分強化，無形中是很好的學習。

2010/09/27



「奔向2005年」 ——迎接淡江第四波系列對談（三）